

| 视界 |



Empower的活动中心，大家正在进行角色扮演，模拟警察抓捕性工作者的场景

“我们感到很骄傲”

—— 专访泰国性工作者机构EMPOWER

作者：Carol Wang

翻译：沈婷婷

EMPOWER：“我们是性工作者。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技巧挣钱。我们感到很骄傲，因为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去支持自己的家庭和生活。我们在工作中相互照顾；我们为安全的工作条件、平等的待遇和权利而奋斗。我们为泰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很多游客为我们而来。我们也是活跃的公民，我们关心政治、经济、环境、法律、权利，等等。我们努力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些人认为我们是麻烦的制造者，但实际上我们在帮助社会解决问题。我们是性工作者，我们是EMPOWER。”

EMPOWER 是泰国的一个组织，是由性工作者组成的性工作者支持机构。EMPOWER 的意思是“对于娱乐行业的女性来说，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来保护自己”。这个机构为性工作者提供一系列免费的课程，包括健康、语言、法律和一般的文化课。EMPOWER 在政治上也很活跃，他们对政府进行游说，呼吁保护性工作者和性工作合法化。

EMPOWER 是由 Chantawipa Apisuk 在 1985 年成立的，她最开始的时候在泰国著名的红灯区帕蓬为酒吧里工作的女孩开设英语课。当时一个酒吧的老板允许她每天下午在自己的酒吧里教课，因为他觉得女孩懂英语之后能吸引更多的外国客人。而学习英语的过程也让这些酒吧女孩的视野更开阔，她们开始了解国际上的性工作者权利运动，从而反思自己的现状。现在，20 多年已经过去了，这个机构在帕蓬、清迈、芭东、清莱等地都开设了活动中心。

EMPOWER 的成员一边继续从事性工作，同时也参加到权利运动中来，为自己的社区提供服务。这次我们采访了三名 EMPOWER 的成员，她

▶ 《花》杂志：请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如何进入性行业，然后又怎么成为一名活动家？

Wi: 我的名字叫做 Wi。我从山里来，是少数民族。我们的民族分布在中国、缅甸和泰国的边境。我们



Wi 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给大家读自己的故事。这本书的名称是《坏女孩的故事》

很久以前就住在那，直到有人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然后称之为边界。我年轻的时候和爸爸还有妹妹从缅甸跑到泰国来，因为我们想在这里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所以我不能上学。我干过很多工作，在果园里摘果子，看孩子，做家政，服务员，卖东西。我觉得这些工作都不适合我，这些工作也养活不了自己，更养活不了家。我一直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对日复一日同样的生活很快就会厌烦。我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有朋友在清迈的卡拉 OK 工作，有一天跑到清迈去找我的朋友去了，我没有告诉我爸爸。我去她工作的酒吧找了份工作。一开始我在里面卖酒，陪客人唱歌聊天，赚些小费。这已经比我原来挣的要多了。而且这个工作还很有意思。我能够认识一些很体面的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我还通过和他们的交往学到了很多，比如生

意、体育、婚姻问题、经济形势、政治，等等。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慢慢地我也开始挑选一些客人，为他们提供性服务。不是所有的客人都需要性服务，有时候我只是陪他们一起吃饭、聊天，听对方诉说。

6个月之后，我爸爸和妹妹找到了我。爸爸看到我很高兴，都忘记了生气。我赚钱帮我爸买了一小块地，让他能够种些蔬菜。我也送妹妹去上学，最后我自己也去上学了！我的工作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看到了不同的观点、看法和信仰。当然，我也承受了所有性工作都背负着的歧视和骂名，特别是来自政府和警察的骚扰和打压，因为我在泰国是没有身份的。

我加入Empower的时候，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能够和有类似经历的人讨论所有的问题。突然间有一扇门就打开了，我们能够向社会和处于社会高层的决策者直接对话，告诉他们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在这里，我可以把我的愤怒和不满转换成智慧，以达成改变。当然，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名活动家，在同龄女孩中我是走在前面的，不只是因为加入Empower我才这样，我一直都是这样！

Lek: 我的名字叫做Lek，我是泰国人。在泰国，男人不抚养孩子，所以当我离婚的时候，我是家里唯一一个养家糊口的人。我曾经在制衣厂工作过，也做过小生意，种过田，但都不能糊口。我选择从事性工作，是因为这个工作给我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不仅是因为挣得多，也因为我能够送孩子上学，有时间照顾她。因为我白天有时间，所以我6个月前来到了Empower，来学习英语。和Empower一起工作很有意思，我也很喜欢学习新的东西，我觉得我很适合做一名活动家。

▶《花》杂志：能不能告诉我们的读者，你自己是怎么看待性工作的，以及你是如何克服这些歧视和骂名的？你告诉你的家人和朋友你从事什么工作了吗？

Koy: 我听说过“卖淫”这个词，给我的感觉

似乎是做这个的都是坏女人。但我自己并不这么想。我在一个酒吧里工作了两年，有很多很好的客人。有一次我参加了Empower的一个讨论会，我才第一次了解“卖淫”是什么意思。我“卖淫”！！？？我以前觉得“卖淫”肯定是罪恶的，不好的女人才会这么干，但是我发现这个词说的就是我自己和我的工作！我就笑了，我哪里是什么坏人……

Lek: 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别人我从事什么工作。来到Empower之后我第一次有机会听到别人讨论性工作积极的方面。这是能够养活我家庭的一份工作。我没有侵犯别人的权利，我也不偷不抢，没有给社会造成负担，为什么社会上会这样评价我的工作？有一天我没有家庭负担了我一定会出来告诉大家，我们没有什么好耻辱的。我做什么工作，我要价多少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花》杂志：你是如何成为一名性工作活动家的？

Wi和Lek: 我们的姐姐是Empower的成员，她们用行动告诉我，她们能做的，我也能做到。

▶《花》杂志：你们现在开展什么样的活动？

Wi: 我现在管理着一个在泰国东北部的活动中心和艾滋病项目，我同时也从事性工作。最近，我正在导演一出街头戏剧，希望向大家讲述我们姐妹的故事。

Lek: 我们帮着给姐妹们教泰文，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咨询，我也在从事性工作。

▶《花》杂志：你对中国的性工作者有什么想说的话？

Wi和Lek: 我们的工作给这个国家的带来了很多的收入，我们也支撑起了我们的家庭、社区，以及自己的生活。我们没有给社会造成混乱，也没有侵犯他



两名穿着性感的性工作者手里捧着奖杯。2006年Empower获得了泰国国家人权委员会颁发的“最佳人权组织”奖

人的权利。我们为客人提供专业的服务。我们的客人在社会上受人尊重的群体。我们从事的工作历史悠久，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都是女人谋生的主要手段之一。我们并不耻辱，我们很聪明、强壮、美丽、性感。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场所，工作服装，工具，我们也有老板，有收入。这说明我们是劳动者。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权利。我们只是需要和其他人一样的保护和福利。我们希望能够被社会所接受，而不是被社会所孤立。我们在做抗争的时候也必须聪明、强壮、美丽、性感，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伟大的，因为我们在为这个群体争取权利，争取在社会中的一席之地。我们性工作者有我们自己的语言和

文化，我们通过这套系统让社会了解我们。我们保持原样，不会为了让社会接受我们而装得像教授或当官的。

Empower试图向社会传达我们的需求和信息，也希望社会能够接受我们。我们不是要求出卖性服务的权利，我们是要求同等的劳动保护，我们要求获得同等的卫生医疗和教育服务。我们发现我们和其他的一些社会群体是有共同点的，所以我们会一起合作，比如劳工组织、教育机构、艾滋病机构等等。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说：“只有我们自己本身拥有力量，才能和他人分享。”